

走出 自我中心困境

赵光武□主编

华夏出版社

走出自我中心困境

——从自我中心到利他主义

王德峰 著



走出自我中心困境

赵光武 主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自我中心困境/赵光武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8
ISBN 7-5080-1152-X

I. 走… II. 赵… III. 认识论—研究 IV. 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4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125印张 194千字

1997年8月北京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导 论

在近十多年来的哲学研究中,在基础理论方面一直存在着“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实践主义的原则争论,争论中的一个深层分歧是:“物质本体论”何以可能?“实践本体论”怎样论证?这一分歧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上。

面对这个讨论热点中的原则争论,要划清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需要紧密结合理论思维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的理论纷争,深入地探讨“自我中心困境”问题。

“自我中心困境”是本世纪初美国新实在论者培里提出的,用来批判本体论唯心主义的重要命题。

培里及其他新实在论者认为“自我中心困境”是指人们不能离开与事物的认识关系来认识事物,也就是人们不能把自身排除在认识活动之外去发现未被认识到的东西。这是一种困难的处境。唯心主义就是利用这种困难处境(自我中心困境),把认识关系绝对化,即把认识关系当作人与世界全部关系的基础与核心,关于认识关系又只讲关系不讲关系项,从而推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被认识的东西,即事物的存在依赖于对它的认识,主观认识决定客观对象。这样就在本体论上陷入了唯心主义,成了“自我中心困境”哲学。正如培里所指出的:对认识意识的先在性的肯定,对存在依赖于它们的认知的肯定,可以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

“自我中心困境”是哲学史上从贝克莱到布拉德雷以来许多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常用的重要论证方法,培里着重分析批判的“创造性理论”、“构造性理论”、“同一性理论”等本体论唯心主义的三种形式,就是代表。

“自我中心困境”也是当今一些唯心主义怪论惯用的迷人手段。比如,有人宣扬的“月亮在无人看时确实不存在”的谬论就是例证。

新实在论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是从本体论上直接指出它们是怎样论述精神是万物的本原的,也不是从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上指出它们是夸大了认识过程中哪个片断而误入歧途的;而是抓住“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从本体论唯心主义形成的方法、论证的方法之角度进行剖析的。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唯心主义是利用认识论上所说的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主体决定客体的唯心主义结论的。

这种剖析,不仅视角新颖,揭露深刻,切中要害,而且在哲学理论的研究上,突出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同时揭示了唯心主义利用认识论涵盖本体论的认识论中心主义,论证了本体论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新实在论者马文曾明确提出:要把形而上学(本体论——笔者注)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

本书以“走出‘自我中心困境’”为题,以揭示“自我中心困境”问题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与现实意义为主旨,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我中心困境”问题提出的背景、理论的成因、涵盖的内容、问题的实质、积极的思想成果及其不可超脱的局限性等等;探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主要流派:逻辑经验主义、存在主义、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关于“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分析论述所取得的有益思想成果与理论局限,从这一角度对它们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了一定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扬弃辩证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它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辩证唯物的自然观与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所以能够做到:既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正视思维与存在谁是本原的关系问题,又坚持辩证的发展观正视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全面地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涵盖的两方面内容及其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创立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并能以此为依据正确地解决主体与客体、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

该书结合“自我中心困境”问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并以它为指导对中国当代哲学研究中关于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历史观等问题的讨论,特别是80年代后期关于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进行了辨析;揭示了在主体性问题和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研讨中存在着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原则斗争,并通过展示从“存在即被感知”到“存在即被实践”的逻辑共通之处,揭露了“实践本体论”与唯实践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还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角度探讨了研究“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实践意义,比如从思想路线的本体论基础的高度,就克服“自我中心困境”与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编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缘起及实质	(1)
第一章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提出	(1)
第一节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突现的理论背景	(1)
第二节 新实在论的产生与困境问题提出的可能性	(5)
第三节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具体揭示	(8)
第四节 困境问题缘起的直接渊源	(10)
第二章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实质	(13)
第一节 新实在论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内容实质的揭示	(13)
第二节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实质的再审视	(23)
第二编 “自我中心困境”与现代西方哲学	(30)
第三章 逻辑经验主义对“自我中心困境”的辨析	(30)
第一节 逻辑经验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内部批判	(30)
第二节 逻辑经验主义在克服困境问题上的局限性	(36)
第四章 存在主义对“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	(40)
第一节 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40)
第二节 海德格尔从本体论出发超越“自我中心困境”	(42)
第三节 存在主义在克服“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上的得与失	(48)
第五章 自然主义视野中的“自我中心困境”	(51)

第一节	自然主义通过对认识关系的分析提出了主观歧途的思想	(51)
第二节	自然主义从认识过程中寻求认识的客观性克服“自我中心困境”	(57)
第三节	自然主义在克服“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	(60)
第六章	实用主义和“自我中心困境”	(63)
第一节	实用主义对方法问题的论述	(63)
第二节	实用主义在方法论基础上建构经验主义哲学试图克服“自我中心困境”	(67)
第三节	实用主义在“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上的的是与非	(72)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与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解决	(75)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揭示	(75)
第一节	“自我中心困境”与黑格尔哲学的产生	(7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秘密的揭示	(78)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破解	(87)
第一节	徘徊在“自我中心困境”边缘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	(87)
第二节	以实践之矛破“自我中心困境”之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91)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与认识论关系的科学解决	(100)
第一节	近代西方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实质	(103)
第二节	哲学基本问题的适用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	(121)

第一编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缘起及实质

第一章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提出

正如导言中所说的,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哲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它突出了主体与客体、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问题。建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回避困境问题以及由此所关联的其它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的。为了全面地展示自我中心困境问题,对它产生的理论的、社会的、科学的等方面背景进行详尽的阐释就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节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突现的理论背景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突现的理论背景,主要在于哲学史研究中的本体论向认识论的重心转移。

一、哲学研究重心的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

古希腊罗马直到近代以来的传统哲学有两大重要的理论支柱,一是对宇宙事物本原或本质的深信不疑,认为无论事物如何纷繁复杂,它都有一个“始由出者”,有一个作为其根本本质的东西;二是坚信,通过人的心智,通过理性的力量,借助感觉、知觉、表象

等认识手段,总能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本体。正是这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撑着哲人们数千年来的执着的哲学追求。

传统哲学中,本原、本体的学说渊源流长,绝大部分哲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对万物本原、本体的看法。如德谟克利特把“原子”、毕达哥拉斯把“数”、柏拉图把“理念”、经院哲学把“上帝”作为万物的主宰和本原,莱布尼茨以有灵魂的单子作为生化万物的元素,而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理念”中演绎出自自然界、社会和人。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到,在这些关于本原、本体的观念中,贯穿的基本上还是一种直观的思维模式,以直观认识为基础。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自巴门尼德以来,哲学家们总是在不断地为这种本原、本体寻找理论的逻辑的论证,力求摒弃直观的素朴的性质。亚里士多德开风气之先河,他对演绎法尤其是三段论的贡献,被哲学家广泛地运用到他们对本体的论证中,中世纪哲学对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培根的归纳法的发现为这种论证又增添了力量。近代哲学都是实实在在地用逻辑的理性的力量自觉地为他们的本原始基信念进行辩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毕达哥拉斯及爱利亚学派以来的唯心主义,总是借用演绎的、归纳的、推理的方法来为他们的本原的论证服务,以理性的心、思、我来构筑整个世界。客观唯心主义是以外化的理性、普遍的意志来说明万物的本原,而主观唯心主义则是以个人的意志、心来解释整个世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典型的例子。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虽然存在许多分歧,但有一点是共通的,这就是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万物有本原,认为通过人的理性能把握住万物的本原。

然而,休谟无情的批判打破了这种共通之处,他以非理性主义的方法对经验主义归纳法提出了质疑,以不可知论理论否定了万物本原的存在。他说,“我们借什么论证能够证明人心中的知觉一定是由和它们相似而实际完全差异的一些外物所引起的呢?”、

“人心中从来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知觉,而且人心也不能经验这些知觉和物象的联系”。^① 他进而认为,既然一切都是知觉,则知觉以外的对象是否存在是无法回答的,如果要回答,势必要超出感觉经验的范围。他认为,哲学不应该超出感觉经验的范围,不应去讨论人的理解能力所不能胜任的万物本原之类的问题。毫无疑问,休谟发现了隐藏在众多哲学家的不同论述中的矛盾,即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矛盾。

如果说,休谟只是发现了这个矛盾,那么康德则把这个矛盾撕开了一个巨大裂口,在“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讨论中,康德通过对纯粹数学、自然科学、一般形而上学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剖析,论证了一般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知识的不可能性,同时指出人类理性天然地具有一种对事物穷根究底的要求,于是产生了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又不是人的理性能力所能解决的,于是“一切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衰落时刻毫无疑问已经来到”。^② 正是在这种哲学研究重心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移的前提下,康德从感性认识开始,通过感性论直接论证了现象的观念性,从而间接地论证了自在之物不可知;通过知性论正面论证了认识的对象是现象而不是自在之物;通过理性论则直接论证了自在之物不可知,从而间接论证了现象的观念性。其结论是:人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即,人不能认识客观真理,只能认识主观现象;自在之物在认识的彼岸,永远不能显现为现象,它们是纯粹的本体,纯思维的、智性的本质,是不能被认识的。这样,康德把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明显地突出来了。

二、唯心主义理论内部的冲突

据此,我们来看看唯心主义的情况。早期唯心主义主要代表

①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135 页。

②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42 页。

有柏拉图的目的论的理性主义,该理论肯定系统的或有根据的知识对单纯意见的优越性,寻求真知识,真知识的对象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斯宾若莎的唯理论,用机械论原理代替了目的论的原理,把宗教意识缩减为理性对真理的证明,这种观点由于经历了唯心主义革命,重又把自然从机械论中挽救出来,恢复了精神第一性,观念至上性的观点,这也就是康德所主张的以“我”为中心唯心主义革命。^①

近代唯心主义包括笛卡尔的二元论,想首先从上帝方面论证存在,而洛克则认为存在不是从观念的重要性,而是从它们起源的条件中推论出来的。贝克莱对二元论进行了驳斥,他一方面反对笛卡尔的心灵之外与心之内的东西的吻合,另一方面又反对洛克的所谓观念、感觉有一个心灵以外的原因,用“根据原始的断定进行界说”的方法对唯心主义进行了证明。认为任何对于一个自然对象的名称的答复,乃是直接被知觉的东西,所以是观念,于是结论为存在即是被感知。但是由于休谟和康德的揭露,这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先在性的论证,以理性构建世界的方法最终又被人审思。

三、对理性主义的贬抑

康德以后,在本原的观念和理性的论证的矛盾问题上出现了黑格尔的调和解决。他认为,康德不应把思维与存在、本质与现象等绝对对立,恰恰相反,二者不可分离。“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认识了本质。”^② 黑格尔以后在大陆,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此矛盾的解决分成二条主线,一是科学主义主线,它的基本线索就是抛弃本原问题,不同程度地拒斥形而上学,并以具体的实证的理性去代替传统哲学的思辩的理性。一是人本主义的主

① 培里:《现代哲学倾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章第2、3、4节。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6页。

线,想建立人本主义形而上学,以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构筑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是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直接发展,它的出现预示着理性主义的式微。在哲学史上实在主义(新实在论)首先带头对理性主义发动了攻击,随后的自然主义、工具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学派、存在主义都对传统的理性主义观念进行了贬抑。^①正是在这种哲学研究主题转换的背景下,在这种对理性主义进行贬抑的过程中,新实在论者发现了隐藏在唯心主义之中的“自我中心困境”问题。

第二节 新实在论的产生与困境问题 提出的可能性

如果说哲学史上研究重心的转移为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背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则为新实在论哲学派别的产生和困境问题的揭示奠定了基础。

一、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新实在论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前提

“在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期中,对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物理科学的成功所造成的一般印象,道尔顿的原子理论、电磁现象归结为数学定律,光的波动学说与实验相符合,通过光谱的分析,揭示出太阳与恒星的组成部分,以构造式解释大群有机物的结构,新化合物甚至新的元素的发现,而且发现前就可以预言他们的存在——这一切成就,以及其它成就,都使人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感觉”

^① 布兰沙德:《对理性的反驳》,载《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第1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觉,觉得人类解释自然与控制自然的力量在不断增加。”^① 生物学领域,达尔文和反达尔文主义斗争激烈。生理学领域,巴甫洛夫发现了条件反射,对反映论,尤其是对唯物主义感觉论作了实证的、自然科学的论证,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使生理与心理、人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的物质生活相脱离的局面。心理学领域,理性心理学为经验心理学所代替,海尔巴特在法国利用经验心理学来对抗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洛采(Lotze)的学说成为唯物主义的基础。《物种起源》风行以后,法国哲学家在海克尔领导下,在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的新的二元论。19世纪末期,进化论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事实上它永远地摧毁了终极目的论的观念。

达尔文的成功促进了机械论哲学浪潮的兴起,进化论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使人觉得很快就可以用永恒不变的质量及有限的数量和绝对常住不变的能量来对无机世界予以完满的说明。毫无疑问,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大地加强了唯物主义基础,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

二、黑格尔主义的衰落为新实在论的凸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哲学领域的黑格尔主义的衰落。在德国,黑格尔主义的衰落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研究近代德国精神的历史学家海涅所著的《黑格尔和他的时代》一书为标志,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及俾斯麦的政治现实主义加速了这一衰落过程。在其它国家,人们只对黑格尔哲学的某些方面表现出一点兴趣,如意大利的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美国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正如怀特所指出的:“黑格尔曾经在二个不同的浪头中失去了魅力,早期浪头是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大陆,而另一次则是在20

① W·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8页。

世纪初的英国与美国。”^①由此可见,由于自然科学的兴起,黑格尔主义的衰落,唯物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对以往的唯心主义,尤其是对自笛卡尔以来的唯心主义经由贝克莱到康德、黑格尔的学说进行全面的评价与批判成为当时的时尚。从而,对唯心主义,尤其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形式及其论证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矛盾进行深入的揭示就在所难免。

三、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促使新实在论的产生

在社会历史背景上,20世纪初美国的标志是,工业技术蓬勃发展,各门自然科学广泛传播。政治上美国已变成一个由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统治的国家。正如列宁在1918年所指出的:“美国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②此时,鼓吹美国称霸世界的世界主义理论、种族主义和泛美主义广泛传播。美国政治社会的另一特点是: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的提高,罢工运动的高涨,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另一方面是利用一切手段镇压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有所加强。在自然科学大发展的前提下,曾在美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代表,宣扬对外扩张和称霸的绝对主义,在此时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科学中的传播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理论层面,裘·罗伊和威·哈里斯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以及费斯克的宇宙哲学,开始失去意义,对永恒和最后真理的探寻,对永恒观念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不能适应美国资产阶级的需求,美国资产阶级中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所持有的反理性主义倾向,在哲学中也不得不表现出来。

① 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

② 米丁等主编:《哲学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

此时,代表中下资产阶级要求和反映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时代需求的、作为生活行为的哲学补充的,新实在论就应运而生,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揭示也就成为可能。

第三节 “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具体揭示

一、新实在论及其理论趋向

新实在论从它产生的那天起,由于受到美国科学中所保持下来的唯物主义传统及在美国工人中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就一直以批驳唯心主义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实在论出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20 世纪 20 年代新实在论在欧洲极为活跃,对英美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实在论的代表是以培里(Ralph Barton Perry, 1876—1957)和蒙塔古(William Peppedrell Montague, 1873—1953)为首的研究集体,他们于 1910 年 7 月在《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方法》杂志上发表了《六个实在主义者的纲领和第一篇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昭示了他们的共同旗帜和主张,这就是,新实在论是“作为对传统的一种反抗而兴起的”、“作为一种论战的实在主义”。^① 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新黑格尔主义和以贝克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发现就是这种批判所展现的第一个重大的成果。

二、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提出

“自我中心困境”是培里用来批判唯心主义的一个专用名称,他认为历来的唯心主义,尤其是主观唯心主义就是通过“自我中心困境”这个手法来对他们的理论学说加以论证的,唯心主义就是借

^① 培里:《现代哲学倾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65、266 页。